

獨家中文版本



霍格探案集

□ 荣获艾德伽和全美侦探文学最高奖

□ 被译为多种文字畅销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美) 大卫·汉德勒 著
王晓彬 李晓东 译

午夜孤行

The Man Who Cancelled Himself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因主演“卡比舅舅”而红极一时的电视明星莱尔是青少年的偶像。一天，他在一家黄色电影院里被警察逮住了，一时舆论哗然，《卡比舅舅》也被迫停播。不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莱尔复出了，他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为了洗脱自己，他请霍格为他写回忆录。霍格因此而加入《卡比舅舅》剧组，剧组中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霍格历经艰辛终于使这一切真相大白。

霍格也有他自己的麻烦，他深爱着的梅丽莉怀孕了但她说孩子不是霍格的，而且她始终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第一章

莱尔·赫德纳特的海滨别墅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房子。相信我，尽管在东汉普敦地区有许多难看的房子，但这肯定是最难看的。在地势最好的巷子尽头有一个最好的沙丘，那座房子就位于其上，紧靠“处女石”的右边。“处女石”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乡村俱乐部，莱尔·赫德纳特没能成为它的成员，甚至在莱尔·赫德纳特出麻烦之前，他们也不愿意吸收他这种人。

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大路尽头，出神地盯着这座房子。我的短毛小猎狗露露，用后爪紧紧地抵在我的大腿根部，努力地把她那又大又湿的黑鼻子伸出开着的车窗。她也一动不动的看着那座房子。我也情不自禁的盯着房子看，它太大了，太丑了。它是那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它，我叫它过时的“时髦”。如果时光倒流四十年，这种纳塔克特风格的沙滩小屋曾经是最流行的。那时它太流行了，于是它的主人在马路对面又建了一座更大的房子，那座房子像一个倒置的两层鞋盒子，房子外面有洁白的雪松，窗子是帕拉第奥式的，许多奇形怪状的阳台像网一样互相交错，漂亮的门廊，两旁有弯曲护管的猎道，护管就像你在海船上看到的那种。如果你经历过偏头痛，它就特别像你偏头痛发作时看到的那种护管。现在这两座房子都落于莱尔·赫德纳特的大手中，那插入两座房子中间并把两座房子错误地连接成一个大怪物的第三座房子就是他的杰作。中间的新房子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二层楼的建筑，波浪状的牛

奶巧克力色灰泥给人一种要在八月火辣辣的太阳下融化的感觉。如果你喜欢牛奶巧克力的话，它看起来可以吃了，而我则喜欢更甜点的。它就像一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地上的情形也令人厌恶，没有多少树。那该死的鬼地方到处摆着尺寸和真人相仿的劣质青铜塑像，有正想从篱笆缝中偷看的男人；有手中拿着剪子蹲在玫瑰花丛前的园丁；有正在桦树边撒尿的爱尔兰男人，露露极不满地对着这尊塑像狂吠，她的艺术品位可不差。

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矮胖男人，他摇着头说：“天哪，这些有钱人用他们的钱都干了什么呀！你看他们哪有一点点品位！”

“如果你了解这些有钱人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你知道住在这儿的人是哪种人吗？”

“我知道了就马上告诉你。”

我付了车钱，让露露下了车。作为塞拉种的猎狗，露露的鼻子颤动着，动作十分得体。出租车开走了，把我们留在这里。四周十分寂静，只有波浪在沙滩上滚动的声音和露露的呼吸声，露露因为长着毛所以十分怕热。这儿有城市中从没有过的微风，空气中有股淡淡的腥味，那也许是露露呼出的味道。

那座牛奶巧克力房子的大门在正中间。大门是用粉白的木板做的。在我们前面有一对青铜塑像，是一对万圣节时搞恶作剧的小孩：一个小女孩打扮得像巫婆，一个小男孩则装成鬼，而且正在用手指按门铃。我推了那男孩一下让他按了一下门铃，传出来的根本不是铃声，而是一首非常熟悉，非常单调的儿歌——连续剧《卡比舅舅》的主题曲。

来开门的是一位金发女郎，身穿有豹点的比基尼，光着脚站在那儿，至少有五英尺十英寸高，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可用纤细或柔弱来形容。她骨架很大而且很丰满，头发有点乱，高耸的双峰异常惊人，它们挺拔向前，毫不下垂，毫不松垮，尽管我十分怀疑在她的

泳装上部有某种隐藏着的双层胸垫吊着它们，但她的比基尼除了一根纤细的锯齿状的丝带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来支撑。她大约二十七岁，皮肤晒成深棕色，浑身散发出一股防晒油的味道。她不是那种不敢见人的丑八怪，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特别是男人会过很长时间才会去看她的脸。那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双蓝眼睛被隔得很开，左眼微微有点斜，给人一种半醉的感觉，一个小而扁平的狮子鼻，下巴非常大，嘴宽得可以在里面开拖拉机。除比基尼外，她还带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颗粒状银项链，那项链就像是毕加索和 Tohnnny Rotten 碰撞的作品。它直闯入那双峰之间的峡谷，如果一个岳尔德歌手在那峡谷里歌唱，肯定能听到回声。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儿，我尽力不这样，但我还是注视着那儿。

“它是我亲手做的。”她告诉我。

“做的？”

“我是说项链。它是我自己设计的。”

现在我尽力避免傻笑，她的声音非常嗲，就像某种布娃娃的声音，我有点怀疑她在勾引我。但她没有，她非常严肃。

她优雅地站在门廊里，手叉在光滑、赤裸的腰上，像圣人一样审视着我们。首先是露露，她戴着这个夏天我刚为她做的木头盔，避免太阳晒到她的头。她干活很棒，如果我们被邀请去追捕狮子，她将是全部的设备。然后是我，我穿着一套刚在米兰定做的西服，料子是奶油色的真丝和亚麻，双排纽扣，绒面呢的衬衣，黄色有小圆点的领带，腰带是牛皮的，头上带着草帽。

“我想见莱尔·赫德纳特先生。”

她朝我一甩她那头金发，“你是？……”

“这真让我失望，但不要紧，我已习惯了。”

她朝我点点头，表明认识我，“哦，当然。”她嗲声说，“你肯定是位作家。”

“很明显吗？”

“我是卡特丽娜·蒂格尔。”她说道，同时伸出她的右手。她的

手很强壮，并且在我手中多逗留了一会儿。她的左手戴着一个钻石订婚戒指，钻石有一大块糖那么大，“我是莱尔的未婚妻和全权代表，霍格先生。”

“叫我霍吉。”

“‘奇味花生’的‘奇’？”

“吉祥奶酪牛排的‘吉’。”

“莱尔不再吃奶酪和牛排了。”她用她那种玩具娃娃的声音提醒我。

“对不起。”

“不要替他感到抱歉。”她发怒了，“他不需要任何怜悯。他所需要的只是理解。”

“我认为理解比怜悯更难得。”

“人们根本不了解他。”她十分坚定地说，“不知道他有多敏感，有多温柔。他就像一头大玩具熊。相信我，他叫得厉害但很少咬人。”

“他咬人了？”我问道，露露和我担心地对视一下。

卡特丽娜朝我皱起眉头，“我没意识到这儿有一条狗。”

“我也没有，我没想到你也养了条狗。”

“它没有虱子吧？”

露露用鼻音表示她的愤怒，我告诉她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如果她真有的话，”我回答道，“她也没告诉过我。”

“我问这个的原因是莱尔对虱子怕得要死。它必须与莱尔保持距离。”

“别害怕，在不需要它的地方它从不乱伸鼻子，”我拉了拉耳朵，“不像我。”

卡特丽娜生气了，“你这不是在调戏我吗？”

“没有这个意思。”我保证说，“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我的言词经常被别人误解，实际上我正在改正，我的医生说我已取得很大进步了。”

她做了两次深呼吸，她的双峰挺起来，几乎把我推到门廊外的草坪上。“伙计，”她抗议道，“许多人见到我后想：哇！这儿有个骚娘们儿——仅仅因为我乳房大和我的声音嗲。”她生气的尖叫道：“好，那我就让他们继续这样想，直到他们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而我的脚则踩在他们脸上。”

“小心点，这几天我很容易冲动。”

“我爱莱尔，我喜欢我的生活！”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从你这儿抢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

“我正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她向前伸着下巴，“嗨，听着，我作为莱尔的全权代表和你讲话，听到没有？莱尔无法控制自己，他必须每天二十四小时受到看护。如果你想这次合作进行的话，你必须直接和我打交道。你不是为他工作，你是为我工作！懂吗？”

“我不为任何人工作，直到我决定自己是否想干这工作。如果我想干，我只为名人本人工作——不是他的未婚妻，不是他的全权代表，不是别的任何人。这和你的乳房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信任。如果他觉得我在他背后和别人勾结，那我就会失去他的信任，整个计划就会落空。那么，我既浪费了他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又浪费了我自己的时间。”我微笑道，“懂吗？”

精彩的演讲！我知道露露被打动了，甚至外面的两个小塑像也像被打动了。

卡特丽娜恐慌起来，“我操！”她大口喘着气，突然弯下腰去，满头金发几乎挨到门口的迎客垫。她猛摇着头，同时用手指按摩着头。我不知道她是头痛还是在头上找虱子。像她弯腰那么突然一样，她腾地又站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头发重重地撞到墙上，“我侮辱了你，不是吗？”

“我没感到侮辱，我是作家，记得吗？”

“你一定恨我，你肯定非常、非常、非常恨我。”

“我绝不、绝不、绝不恨你。”

“对不起，我太混蛋了。”她用双手抓住我的胳膊，“我确实是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一直和电视网的人打交道，就是《卡比舅舅》那帮人，我就像他们中的母狗。你和他们不一样，和你在一起我才能找到自己。”她的手仍抓着我的胳膊，而且像逗小猫那样一动一动的，“你完全、完全正确。你是为莱尔工作而不是为我工作，这是他的计划。我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帮你，我愿为我的朋友献出一切，包括我的全部。”她向我靠近了一点，于是她的双峰开始和我的衬衣打招呼了，她的手越来越紧地抓着我的胳膊，“你肯定不恨我？”她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响声，眼睛里充满恳求，一点都不像假装的，恐惧的确能使人这样，她肯定是被吓坏了。但她怕什么呢？我很奇怪。

“我肯定不恨你。”我告诉她。

“哦！哦！哦！太好了！太好了！”她高兴得叫起来。她现在就像一个拥有阳光、棒棒糖和彩色气球的快乐的大女孩。我不要再惹恼她，毕竟我已经学会如何小心翼翼地应付名人的情人，特别是当这牵涉到一大笔钱时。现在就是如此。

“甜心在游泳池里。”她对我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他，怎么样？”

对她这么高大的妇人而言，她的小碎步太不一般了，给人一种她正努力在橡皮球上取得平衡的感觉。她在前面一扭一扭地走着，我紧跟其后。我们走过一段弯弯的小路来到后院，路面是用砖铺的。后院有许多人工草坪，有一块被留起来玩槌球，那儿有一对陈旧的塑像，是两个戴着太阳帽正在玩槌球的人，看起来很像真人。

“操！”卡特丽娜皱着鼻子抱怨道，“肯定又有一头鲸鱼被冲到沙滩上了。”

“不，那是露露的味道。”她正走在我们旁边，大口喘着气，“她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

如果能找到比这座房子正面更难看的地方的话，那肯定是它的

背面，这儿牛奶巧克力色的灰泥和色彩鲜艳的马赛克夹杂在一起。

“我们到五月才最后完工。”卡特丽娜害羞地说，“它花了将近一千万美金，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四倍还多。我们必须从巴塞罗纳请全套人员来刷灰泥，你肯定认为这是表面文章，但这样做确实值得。”

“建筑师是谁？”我问道，以便永远记住不请他。

“就是我。”她回答道，还偷偷看了我一眼，“吃惊吗？”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原来的两个建筑师都被我赶走了。”她解释道，“他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你看原来那两座房子多么渴望被连起来，它们在叫喊着要被连起来，但那两个建筑师太……”

“耳聋？”

“太传统。我必须经常和他们斗争。第二个建筑师走之前对我说：‘嗨！你应该自己设计它。’于是我就自己干起来了。”她站在那儿充满自豪，“这不是普通的房子。”

“当然不是。”

“它非常杰出。”

“毫无疑问。”

房子后面有一个纳塔克特风格的游泳池，一个蓝色石头铺成的小庭院，一个红木野餐桌，旁边还有凳子以及用砖砌成的用来烧烤的坑，但莱尔再也不能在那儿烤牛排了。芦苇和茂密的野草将草坪和沙滩隔开，远处的水面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还可看见航船。如果没有这幢房子的话，这一切将会令人十分惬意。

“我还没想到要重新设计后院。”她说道，我顿时恍然大悟，“我们仅仅做了一个游泳池以便于莱尔进行锻炼。”

莱尔·赫德纳特正在水中锻炼身体。他拼命扑腾，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吼叫着，像一匹受伤的河马，弄得到处都是水。莱尔·赫德纳特做任何事都不会静悄悄的，否则美国人也不会认为他是莱尔·赫德纳特。他是卡比的校长——卡比舅舅——一个庞大的失控的情

景喜剧。《卡比舅舅》连续三个季度夺得三个电视网黄金时段节目排行榜的冠军。卡比舅舅是每个小孩都喜欢的大人，每个懒汉都喜欢的模范，每个父母都喜欢的保姆。卡比舅舅是一个更有趣、更机灵、更自然的罗杰先生。卡比舅舅曾经是电视界最耀眼的巨星，请注意“曾经”是。因为莱尔·赫德纳特卷入了一件大丑闻。那还是春天，当一群负责扫除不良现象的警察在例行搜捕时代广场的一家廉价色情电影院时，他正在里面，被当场逮捕，罪名是行为不检点和当众手淫。这一新闻经电视传播开后产生了巨大震动。愤怒的家人们要求《卡比舅舅》立即从电视中消失，电视网屈服了。同样被震惊的影视圈的人们则站出来为莱尔辩护，莱尔的律师也起诉了电视网。这场争论整整持续了大半个夏天，所有的小报和电台的热线电话都在谈论这件事。由于感到无脸见人，莱尔·赫德纳特曾两次企图自杀，但均未成功。他的情景喜剧也是这样，电视网不想这么快就失去榜上冠军，于是在秋天《卡比舅舅》又回来了，但愤怒的抗议者仍不能容忍。一家出版社出价三十万美金让他告诉人们他那天下午在那家“倒霉剧院”里干了些什么以及他是如何面对这次挫折的，于是我就被请来帮他。

当他看到我时，他停止了游泳，把自己从狭狭的池子里“拖”出来，差不多带出了一百加仑水。他站在我面前，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莱尔·赫德纳特是个巨人，六英尺二英寸高——和我差不多——但他差不多有三百磅，浑身都是粉红色的赘肉。他腰部的肥肉像袋子一样吊着，白晃晃的，像一勺从三层蛋筒上刮下的溶化了的冰淇淋。他的巨腿比我的腰还粗，他的胖脚像两头小猪。我已做好准备等它们坐下来后对我打呼噜。的确，他站在那儿就像五十年代的恐怖电影《吃烤球场的婴儿》里那个巨大怪诞的婴儿。因某些原因，电视网更喜欢体积和胃口都很惊人的性格火爆的喜剧演员。人们喜欢这些演员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幽默还因为他们的野性。例如：杰克·格里森，希德·凯撒，约翰·贝留西。现在是莱尔·赫德纳特——贝留西的门徒和朋友。他大约四十岁，大圆脑袋，短卷发，蒜

头鼻子，大耳朵，约有七到九个下巴。虽然有点人样，但更像土豆先生。蓝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目光，他露齿一笑，非常像个调皮的顽童。早些时候有些批评家说他让他们想起胖土豆，这种比喻好像正成为一种神奇的预言。

卡特丽娜递给他一把小平铲，他用它在自己身上轻轻拍打着，他的眼睛入迷地盯着她的乳房，充满自豪，那是按他的尺寸做的，它们是属于他的。她又递给他一块巨大的头巾，是和尚常用的那种未经漂白的棉布。他包住头，然后将头巾下端像肚带一样扎在腰部，一摇一晃的朝我走来。我几乎以为他要喊：“爸爸，我要骑马，我要骑马。”但他说的是，“伙计，很高兴你能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很疲惫。他盯着我伸出的手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喜欢握手。”

“不，一点都不介意。”我说，“只要你不是更喜欢拥抱。”

他摇着头，“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这非常脏，有许多细菌。我不喜欢碰别人，”他停顿了一下，像流浪汉一样用手指挖着鼻子，“以及别人碰过的东西。”

“在电视演播室里工作，做到这一点肯定很困难。”我观察到他在他的长袍上仔细的擦着他的手指。

“我只是在采取预防措施。不要误会，我没有洁癖，我正在经历一场灾难。”

“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他露齿一笑，巨型的露齿一笑。对莱尔·赫德纳特而言没有什么微妙的。他直朝我走过来，很有气势——部分是因为他的体但远非全部，他很有点明星的味道。只有很少的明星有这种味他一站那儿就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而且他能做到这一点。

“亲爱的，我已经向霍格解释过有关狗的事了。”卡特丽娜说。

莱尔呆住了，“狗？什么狗？”他问道，他的眼睛因害怕而睁得大大的，潜伏在他体内的偏执狂就像马上要蹦出来似的，活生生一个“麻烦探测系统”。

露露蜷伏在二十英里外的树荫底下凝视着他。

“你最好让它离我远点。”莱尔警告道，他快要哭出来了。

“她是位女士。”我说道，“她会离你远点的。”

“她和你一起工作吗？”

“正是如此。”

“为什么？”

“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个男人。”

“她是你的？”

“不，我是她的。”

他往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一侧眉毛向上斜着。这种皱眉头就像他的商标，表示讽刺、嘲弄等意思。然后他喘着粗气把自己笨重的身体放在野餐椅上，伸出他的大脚。卡特丽娜像个乞丐一样跪在地上帮他穿袜子，那是一双白棉袜，然后是一双伯克斯托克草鞋。那是一种很下贱的工作，但我想总要有人干——她干总比我干好。

“我这些天正在练习养生之道。”莱尔解释说，“无毒，无菌，无化学品。例如这件长袍是完全天然的，没有漂白，没有染色，甚至没有正式脱水。那些东西会通过你的毛孔渗入你的体内然后杀死你。我戒掉了酒和可卡因。我的食品配方是绝对的长寿配方：大米、碗豆、蔬菜。味道好极了！天哪！我将和你一起勇往直前，霍格！过去我一直让那些坏东西进入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我简直是在谋杀自己。这些日子我努力使自己更有生气，我是干净的！”

尽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说话，他还是举起他的胖手示意“安静”。我能看到他腕部的新鲜伤疤，那是他在夏天早些时候打算用锋利的刀片结束自己的生命时留下的痕迹。在那之后不久，他又吞了一瓶经济型“卡比舅舅”牌儿童阿司匹林，整整有二百七十七片。

卡特丽娜抓住他的手腕给他带上腕部脉率监视表，他的食指被

放进有传感器的小套里，当脉率出来后，她认真地将它记录在一张图上，然后拆下脉率表，把他的手指放在数字血压监视器上，然后照样记录下来。她仔细看了一眼记录，然后冲他满意地点头，在他前额上亲了一下。这一切都像是例行常规。他把她抱到大腿上，热烈地吻着她。这好像是做给我看的，是所有权的证明。

“亲爱的。”当他粗暴地在她身上乱摸时，她一边扭动着身体，一边嗲声道，“你简直像头野兽。”

“卡特丽娜，你让我情不自禁。”他看了我一眼，“这个女人救了我的命，霍格。就是她，没有别人。你能相信我的血压曾经高达二百么？我快死了。”他拿过一瓶矿泉水贪婪地喝起来，很多滴到了他的胸部，“天哪，我喜欢水。”

“你要点什么，霍格？”卡特丽娜问道，“来点冰茶？”

我说好极了，她就一扭一扭地取茶去了。

“过一会儿你就能尝到她的茶。”莱尔快活的说，尽管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他还是不愿直视我，“味道妙极了！是她自己用几种草药做的。她是个非凡的女人，霍格，是不可挑剔的女人！她当过职业舞蹈演员，开过自己的珠宝店，这里的一切也都是她设计的。还有，她的床上功夫是绝对一流的，这是很自然的。”他得意地看着我，“因为有我这样的大师指点她！”他露出他那著名的笑：开始是深深的皱纹向四周扩散开，然后积蓄力量突然爆发出来，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哈…哈…哈…”“认真说来，我从没有碰到过一个像卡特丽娜这样的女人，这样真正爱我的女人。别的女人爱我是因为我是卡比，她则是被我自己深深打动。你知道，她从没抱怨过，她是唯一没有抱怨过的人。米奇·斯特恩，我的代理人，以前我认为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之一，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肯回了。你能相信吗？”

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你必须牢记影视圈的人们常把生意上的朋友当成真正的朋友，这部分是因为他愿意想象每个和他打交道的人都真地喜欢他们，部分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朋

友。

“我另一个好朋友，高德弗雷·丹尼尔，根本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就把我责骂一顿。”他指的是那个年青的经营奇才，他使一个日渐衰落的电视网从第三上升到第一。当然这绝大部分要归功于《卡比舅舅》。《时代》称他为“天才”，《新闻周刊》称他“电视先生”。每个电视圈里的人则直接称他“高德”。（译者注：“高德”在英文中有上帝的意思）莱尔厌恶地摇摇头，“在把《卡比舅舅》第一稿送给他后的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嗨，高德，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喜欢它，莱尔。妙极了，无可挑剔，不需要改动一个字。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能不能再也不提它了？’我发誓，这绝对是真的。我还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高德阳痿。”

“是吗？我记得以前好像在哪张小报上看到过。”

“没脑子，没品位，没内涵，是头他妈的笨驴。杰弗·贝克曼也是一路货色，他经营那个给我提供资助的演播室，是另一个笨蛋。他们都是蠢驴。”他的愤怒快要喷出来了，但他抓住它又把它塞进去了。“我已经好多了，”他说道，“你多多原谅。”

我点点头，虽然我并不相信这一点，有许多证据说明并非如此。他的眼中仍有怒火在燃烧，他那捏紧又放开，放开又捏紧的大拳头，还有他的名声——他被认为是演艺圈中脾气最火爆的人，甚至比传奇中的罗斯安娜·阿诺德更暴躁，他异常尖刻地漫骂演员和剧作者，他是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人，是一个恶棍。他使人们哭，让人们不舒服，让人们躲开他。第一季度一个常在情景喜剧剧组周围徘徊的绅士作家写道，“如果你砍下莱尔·赫德纳特的头，将会有成群的青蛙蹦出来。”从那之后许多报道开始指责《卡比舅舅》剧组。但我不了解青蛙。

“这段可怕的经历教会了我一件事，”他继续道，“那就是对我拥有的东西要心存感激，它们可能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打着响指以示强调，这把露露从睡梦中惊醒，她咕哝着站起来转了三圈，又回去睡觉了，对这些事她毫不关心。

卡特丽娜端着我的冰茶和给莱尔的一碟生胡萝卜穿过小院。她在长凳上紧挨着莱尔坐下来，像一只看守着她的一只而且是唯一的一只幼仔的母老虎，十分警觉，十分怀疑，像是时刻准备撕破我的喉咙。

她的“幼仔”正心急地等待我告诉他茶有多么好喝。莱尔·赫德纳特也是一个需要经常吹捧的名人。除开《侏罗纪公园》之外，没有比这更让我心烦的了。

我尝了一口说，“妙极了。”这句话是一块很好的磨刀石，能使刀口更锋利。

他面带微笑，高兴地看着她，“我们已将这个季度的我从头到尾定形了。我的意思是：我写剧本、我导演、我制作、并且我亲自演出……我就是电视剧，而且我从来就是。自从第一次扮演一个乡下人开始，我就是个低档的小地下俱乐部的成员，在那儿我们为了一点点钱而演出。我是大伙的召集者，我现在仍是，我是家长，霍格！有五十多个人靠我活着，这使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上季度我不得不让一个医生待在剧组专职给我输氧和注射维生素 B₁₂。他咬了一口胡萝卜继续说，“正是在那时，卡特丽娜出现了。她将成为我的执行制作人助理，仅在我之下，这对我将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他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在玩弄那条她亲手做的粗大的银项链。“自然，剧组中有些人会不满，”他说道，“但是任何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都可以自由离开。卡特丽娜现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谈到她时好像她是一种自然力：太阳、风、卡特丽娜。

“你们这两个疯子是怎么碰到一起的？”我问道。

莱尔的脸立刻红了——比我见过的任何人红得都快。

“我不喜欢被称为‘疯子’！”他咆哮道。

“那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亲爱的，”卡特丽娜安抚道，“放松点。”

“对，对。真抱歉。”他平静下来，像刚才一样迅速。“上季度卡特丽娜是一个制作人助手，干些杂活，是我的一个分项制作人，

利奥·克里普，把她带进来的。利奥是个杂种。”当听到莱尔这样形容她的前任老板时，卡特丽娜不快地望着其它地方，我也装作没听见。“当她第一次走进控制室时，我觉得室内温度立刻上升了十度。”

“甜心……”

他朝她露齿一笑。“我是指我感觉到她在那儿，就像某种动物的本能一样。我开始盯着她看，她也盯着我看，我们俩都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直走进我的卧室，在里面快活得死去活来。”

“甜心！”

“哦，我们确实如此！”他夸张道。

“关于这个季度的电视剧，你们有什么打算？”我问道。

“我们在创作方向上有些转变。”卡特丽娜用她那洋娃娃般的声音巧妙地答道，“我们和高德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这必需以莱尔复出和一切恢复原状作为条件。”

他点点头。“对，你会觉得这很有意思，霍格！我要做个严肃的人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不管你信不信，”莱尔自豪地宣称，“我已让电视网同意我这个季节多做几集主题积极的节目。你知道，我们生活在美国，现在是该面对一些美国应该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了——十几岁的小孩自杀，吸毒，艾滋病。”

对一个靠知道“鼻涕”这个词有一百二十六种不同的说法而成为所谓的喜剧明星的男人来说，这真是太大的转变了。

“我们正在找更多的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卡特丽娜补充道，“当然，我们也在找更多的讽刺和幽默——这是喜剧的表达方式。”

“当然应该。”

“这些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羞耻。霍格，”他继续道，“儿童是美国社会底层的主要成员，他们中有百分之二十生活在贫困之中，每天晚上有六百万儿童饿着肚子上床，有一千六百万儿童没有任何医

疗保障，这简直是犯罪！”

我点点头，对这个电视商人会如此关心社会的不公正感到很奇怪，他曾经毫不犹豫地把一千万美金扔在色情场所的马桶里。也许某一天会有人就这一点写本书，不是我，但肯定会有人写。

“这些儿童都是我的孩子，”莱尔说道，“他们曾经如此崇拜我。”

“他们仍然崇拜你，亲爱的。”

他摇摇头。“不，不，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知道这一点，所以现在我有责任做点对他们有益的事。从现在开始，卡比舅舅与原来不一样了。”

“莱尔，佩服！佩服！”我说，“那你放弃了什么呢？”

他的蓝眼睛盯着我的双眼，像要刺透我。

“放弃？”

“卡特丽娜说你和高德之间有笔交易。那你付出了什么？”

他紧闭着嘴唇发出一阵咕噜声，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胃肠胀气时的声音更像这种声音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同意给卡比的妹妹戴德丽加上固定的恋爱关系。”

“民意调查显示我们的观众希望她有固定的关系，”卡特丽娜解释说，“一种可能但并不一定必需结婚的关系。”

“开始时，我对高德说绝对不行，”莱尔强调说，“这是我的电视剧，我作出创作决定，不是他，更不是该死的观众。但我后来越想越喜欢这个建议。我们可以从观看一段公开的罗曼史中得到许多快乐，而且这确实增加了许多可能性。查德·罗伊将会饰演这个角色，认识他吗？”

“我想我们没见过面。”我说。这并不完全真实，梅丽莉几年前和他共演过《街车》。查德是个过时的英俊小生，但他仍试图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演员。实际上他更像个真正的笨蛋。“我不记得他演过什么喜剧？”

“他没有。”莱尔证实道，“但是高德喜欢他，或者说更喜欢他